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
解放运动的言論**

人 民 出 版 社

00179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
解放运动的言論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论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 \frac{1}{2}$ · 字数 129,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806 定价（五）0.66元

出版說明

为着适应反对現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我們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爭論的几个重要問題，分別編輯了一些資料，供讀者参考。

每个問題的資料分册出版，册数不等。但是一般都包括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論述，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論，現代修正主义的言論，帝国主义的言論或其它有关資料。

因为資料的数量很大，这次出版未能核对原文，譯文也未重新斟酌。如果正式引用，請自己負責校对。

我們希望讀者多提修改、补充、校正的意見，来信請寄人民出版社总編室。

編者說明

本书选录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十个民族主义国家的四十三個民族主义領導人和八個民族主义組織的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論。

从这些言論里可以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是十分复杂的。他們在政治上有左、中、右之分。随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他們的政治态度也是不断地变化的。我們在选录他們的言論时，主要根据他們当前的政治傾向。例如目前的尼赫魯，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选录在这本小冊子內的他的言論，就反映着这一情况，而他过去說过的一些漂亮話，就不再选录。

民族主义者一般說来都有两面性。即使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們发表許多反帝的和革命的言論，但是从他們的言論中，也可找到同帝国主义妥協和不革命的言論。这方面的选录标准，除了根据他們当前的主要政治傾向外，还根据他們对待不同問題的态度，而尽可能地选录一些能够反映他們两面性的言論。例如，关于联合国，

許多非洲民族主義者對它是抱有幻想的，但是他們在剛果問題上，則對聯合國作了很好的揭露，我們將他們對聯合國的兩種不同態度的言論都加以選錄。又如，關於對外國資本的態度，絕大多數民族主義者都有依賴外援的思想，在他們的言論中很少強調自力更生的方針，因此我們着重選錄了反映他們依賴外援思想的言論。如果我們把這些言論同他們在政治上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言論對照來讀，也就可以看出他們在對待帝國主義態度上的兩面性。

在這本小冊子里，亞洲和非洲民族主義者的有關言論，材料比較豐富；拉丁美洲民族主義者的有關言論，因國內材料不多，顯得比較貧乏。收入本書的材料，大部分是根據這些民族主義者的文章、報告的譯文摘錄下來的，並且注有出處。一小部分因國內無法找到原話，則採用外國報刊或外國通訊社的報道，這一類材料也都分別注明來源，有關引文則打上引號，以資區別。

本書譯文只有部分經過校對。

一九六四年三月

目 录

一 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1
关于殖民主义制度的崩溃程度	1
苏加諾(1) 恩克魯瑪(3) 塞古·杜尔(4) 卡勃	
拉尔(6) 恩·西托萊(8) 納賽尔(9) 班达拉奈	
克夫人(11) 尼赫魯(12)	
关于帝国主义本性	12
塞古·杜尔(12) 恩克魯瑪(13) 卡勃拉尔(16) 卡	
翁达(17) 恩科莫(17) 卡德納斯(18)	
关于新殖民主义	18
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18) 苏加諾(21) 古納瓦达納	
夫人(22)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22) 本·貝拉	
(24) 恩克魯瑪(25) 塞古·杜尔(26) 阿卜杜拉耶·	
迪阿洛(27) 莫迪博·凱塔(29) 密尔頓·奥博特	
(29) 奥廷加(31) 納賽尔(31) 尼雷尔(32) 美洲	
大陆声援古巴代表大会(33) 拉丁美洲爭取国家主权、	
經濟解放与和平會議(36) 卡德納斯(37) 布里佐拉	
(39) 儒利奧(39) 阿倫德(40) 阿齐克韦(41) 桑	
戈尔(43) 貝坦科尔特(45) 尼赫魯(46)	
关于联合国	47
苏加諾(47) 古納瓦达納夫人(48) 納賽尔(48) 塞	
古·杜尔(50) 恩克魯瑪(52) 美洲大陆声援古巴代	
表大会(53)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54) 尼赫魯(54)	
二 爭取民族独立的暴力道路或非暴力道路	56
苏加諾(56)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57) 霍尔敦·	
罗伯托(57) 烏·特·西曼果(59) 奧利弗·坦博(59)	

卡曼加(60) 恩·西托萊(61) 坎博納(62) 儒利奧
(63) 第三屆全非人民大會(64) 卡德納斯(65) 恩
克魯瑪(66) 塞古·杜爾(67) 莫迪博·凱塔(68) 尼
雷爾(69) 布里佐拉(70) 阿倫德(71) 恩科莫(72)
肯雅塔(72) 盧圖利(73) 契迪·賈根(74) 尼赫魯
(74)

三 民族解放運動與保衛世界和平的關係76

民族解放運動與和平、和平共處.....76

蘇加諾(76) 塞古·杜爾(78) 恩克魯瑪(81) 卡德
納斯(83) 美洲大陸聲援古巴代表大會(84) 拉丁美
洲爭取國家主權、經濟解放與和平會議(84) 尼赫魯
(85)

民族解放運動與裁軍87

蘇加諾(87) 塞古·杜爾(87) 恩克魯瑪(90) 卡德
納斯(91) 拉丁美洲爭取國家主權、經濟解放與和平會
議(93) 納賽爾(94) 尼雷爾(95) 尼赫魯(96)

四 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97

關於外國投資和外國援助97

西哈努克(97) 班達拉奈克夫人(100) 阿尤布(101)
阿聯全國人民力量代表大會(102) 本·貝拉(103)
塞古·杜爾(104) 恩克魯瑪(105) 尼雷爾(105) 美
洲大陸聲援古巴代表大會(106) 卡德納斯(106) 契
迪·賈根(107) 古拉特(107) 貝坦科爾特(108) 尼
赫魯(109)

國有化 110

蘇加諾(110) 奈溫(112) 納賽爾(114) 阿爾及利亞
民族解放陣綫(115) 本·貝拉(117) 塞古·杜爾
(117) 科菲·巴科(118) 拉丁美洲爭取國家主權、經
濟解放與和平會議(119) 卡德納斯(121) 尼赫魯
(121)

农民問題和土地改革 123

苏加諾(123)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125) 本·貝拉(126) 布迈丁(127) 納賽尔(128)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129) 塞古·杜尔(131) 尼雷尔(132) 拉丁美洲爭取国家主权、經濟解放与和平會議(133) 卡德納斯(135) 儒利奧(136) 古拉特(137) 貝坦科尔特(138) 尼赫魯(139)

五 民主和社会主义 141

关于民主 141

苏加諾(141) 緬甸革命委员会(145) 緬甸国防軍(145) 馬亨德拉(146) 納賽尔(147)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148) 本·貝拉(148) 塞古·杜尔(150) 馬戴拉·凱塔(152) 尼雷尔(153) 恩克魯瑪(154) 恩·西托萊(156) 肯雅塔(158)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158) 卡德納斯(159) 古拉特(160) 尼赫魯(160)

关于社会主义 163

苏加諾(163) 緬甸国防軍(165) 緬甸革命委员会(165) 西哈努克(166) 納賽尔(167)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169) 本·貝拉(170) 塞古·杜尔(172) 莫迪博·凱塔(172) 科菲·巴科(174) 尼雷尔(176) 肯雅塔(177) 桑戈尔(178) 尼赫魯(181)

六 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 183

苏加諾(183) 西哈努克(188) 班达拉奈克夫人(190) 馬亨德拉(191) 阿尤布(191) 納賽尔(192)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陣綫(194) 本·貝拉(195) 塞古·杜尔(196) 莫迪博·凱塔(199) 卡瓦瓦(202) 恩克魯瑪(202)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205) 肯雅塔(206) 奧廷加(208) 舍馬克(209) 布尔吉巴(210) 古拉特(212) 桑戈尔(213) 尼赫魯(214)

标题索引 218

一 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关于殖民主义制度的崩潰程度

苏加诺(印度尼西亚)①

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 我們时常听說,“殖民主义已經死亡了”。我們不要为这种話所欺騙或甚至为这种話所麻痹。我告訴你們,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們怎么能說它已經死亡了呢?

我請你們不要仅仅想到我們印度尼西亚人和我們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們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現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內的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經濟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現。它不輕易放棄它的贓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現,它

①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編者注

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須从世界上鏟除的东西。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在万隆亞非會議開幕式上的演讲：《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誕生吧！》。《苏加諾演讲集》，世界知識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一九——二二〇頁。

是的，我們的团結仍然是需要的，因为我們的斗争并不因贏得仅仅一点政治上的独立而終止，我們的团結将有助于我們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斗争。

这并不是說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經停止了。当然那是不真实的。男男女女仍然在有时以古典的殖民主义形式出現、有时以其他形式出現的殖民鎖鏈下呻吟。联合国关于給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的宣言是确有必要的。但是我們不要欺騙自己，而以为当最后一个民族贏得了政治独立的时候，世界历史就将停止发展。

消除殖民主义者的形式占領，仅仅是这个时代的民族独立的第一个阶段。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們必須繼續前进，消灭各种直接的或間接的、精神方面的或物质方面的剝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們不要以为当殖民政权已被本国人的政权代替的时候，我們就是大功告成的民族了。如果我們真想要取得更多的进展，如果我們甚至想要阻止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披着另外的外衣卷土重来，那就仍然需要有同样的队伍和决心，同样的革命精神，同样的亚非民族团結。

.....

如果我們的目的仅在取得民族自決，那麼就可以說，幾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獨立的了。我確信，仍然生活在殖民統治下的少數幾個民族，必然會在未來幾年內取得獨立。如果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目的，那麼我們只需要證實某些人所說的：殖民主義已經死亡了。可是，那是與真理相矛盾的，那將是違背目前的現實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亞非新聞工作者會議開幕式上的演說。
一九六三年五月七日安塔拉通訊社北京分社稿。

恩克魯瑪(加納)①

非洲反殖民主義的任務才開始 我們對維護世界和平極為關心，因為非洲在和平方面有既得利益。

但是我們已經充分表明這一點，並且不會從這種態度退讓一寸，即我們一貫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即使犧牲大量的生命，也不可能使我們離開這個立場。

.....

如果你們把眼光投到整個大陸，看看南非、剛果、安哥拉、西南非、肯尼亞、中非和殖民主義仍然盛行的其他

① 加納共和國總統。——編者注

非洲地区，你們將同意我的意見：我們的任務剛剛開始。

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加納人民大會黨成立二十周年時寫給全體黨員的信。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還沒有死亡。這些惡魔正在拚命掙扎。

在這個戰鬥中，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忠實的代理人是不擇手段的，剛果、安哥拉和比塞大事件已經向世界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馬里共和國成立一周年時給馬里總統凱塔的賀信。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新華社《今日新聞》。

我們在非洲大陸上不用花費很多時間就可以發現，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並沒有由於取得民族獨立而宣告結束。獨立只是一場新的和更廣泛的鬥爭的序曲。這場鬥爭的目的，是爭取按照我們的願望，處理我們自己的經濟與社會事務和建設我們的社會的權利，而不受新殖民主義破壞和屈辱的掣肘和干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亞的斯亞貝巴非洲國家首腦會議上的發言。

塞古·杜爾(几內亞)①

殖民主義正在死亡，但是我們不能高枕無憂 我們

① 几內亞共和國總統。——編者注

生活在人类历史中的危險时代。殖民主义正在死亡，帝国主义摇摇欲墜，被奴役的人民正在掙脫統治和压迫的桎梏，并进入国际生活。

在这种空前的大改变中，显然，几内亚革命从根本上在非洲大陆一个地方粉碎了殖民主义的基础。在这里，應該回忆一下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在那一天，几内亚人民由于在戴高乐將軍的公民投票中投了反对票而拋棄了外国統治。从那天起，他們就在他們党的英明领导下开始建設一个新社会。他們对将来满怀信心，稳步向他們的命运迈去，不断扩大民主，解放人民群众的創造性的积极性和热情，发挥作用，不断增加財富，不懈地致力于偉大人类的时代的光輝事业。

但是，这是否說，我們由于有了表面安宁就可以高枕无忧呢？当然不是。因为那些貪图利潤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永远不会寬恕我們在他們的压迫和奴役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他們將用尽一切办法使我們遭到挫折。只要我們仍然是为最正义和最人道的事业服务的最自觉和最有效的工具，只要我們是照亮其他非洲人民斗争的火炬，敌人就将不擇手段地破坏我們的行动。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科納克里群众大会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几内亚《自由报》特刊。

从几内亚共和国本身来说，它坚决采取一切手段来粉碎企图重新征服它的一切阴谋和一切新的统治形式。但是根本性的行动只能是把殖民主义彻底消灭。

从今以后，殖民主义再也不只是殖民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事了，它成为一个在国际范围内应该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的国际问题。我们对法国、比利时、英国或葡萄牙的统治的看法没有任何区别，对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方法的看法也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把统治的本身看作是罪恶的行动，是违反人民自决的普遍权利的。无论什么论据——不管其真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限制这种权利，推迟它的实施或改变它的内容。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全非人民大会总务委员会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塞古·杜尔文集》第三卷：《几内亚民主党争取非洲解放的政治行动》，科纳克里出版，第九十九页。

卡勃拉尔(葡属几内亚)①

还没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真正被彻底打倒 今天我们对这些东西有了更深的认识，如谁是我们的朋友，问题的性质又是怎样，我们敌人的力量和行动方式如何，我们要

① 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编者注

采取的手段是否有效。我們也知道了联合国的权能是什么，联合国秘书长起着什么作用。和这些同等重要的是，我們从現在起了解了我們自己。我們可以說，一九六〇年，更确切地說是剛果事件，恢复了非洲人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性格。

無論是胜利还是失敗了，我們决不可忘記還沒有一个敌人是真正被彻底打倒和赶出非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在安哥拉、葡屬几內亚和莫三鼻給屠杀我們的人民；南非联邦的法西斯种族主义者在日益加强他們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又伸出他們被迫收回去的脚，再次踏上剛果的土地；英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幻想更加强烈了，他們冷酷地企图在已經失去的非洲維持他們的独裁統治和在西非殖民地的經濟統治；法国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在非洲土地上爆炸原子彈，打算把撒哈拉沙漠——“法国的行省”——变成一个新的地理上、历史上和人种上的空白点，并且加强他們對我們某些人民的經濟統治。美国帝国主义者也出头露面，对它的伙伴們的軟弱大为震惊，企图通过比較溫和的手腕在各地代替它們。

一九六一年三月在第三屆全非人民大会上的发言。《第三屆全非人民大会文件汇编》，世界知識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一二——一一三頁。

恩·西托萊(南罗得西亞)①

在所有亞非國家獲得解放以前，亞非各獨立國家的處境仍是危險的。我的代表團期望，本屆大會在解放仍然呻吟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沉重桎梏下的四千五百万非洲人方面，採取具體的積極的步驟。過去，我們曾經通過一個接一個的決議，用最強烈的詞句譴責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我們知道，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錯誤的。亞非團結組織的存在，就充分證明了所有亞非人民都厭惡和憎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並決心把它們連根帶枝地一起拔掉。我們知道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已對它進行了分析。我們知道仍然侵襲着四千五百万非洲人的疾病的性質。我們需要治療這種疾病的醫藥。我們因此希望亞非人民的本屆大會，將為清除深入亞非人民政體的致命的細菌，開出藥方。甚至非洲和亞洲那些現在已經完全獨立了的部分，在它們的鄰居還沒有獨立以前，也不是真正獨立的。在所有非洲和亞洲國家都從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以前，非洲和亞洲國家的獨立是處在懸而未決的危險境地的。

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在第三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上的講話。

① 前津巴布韋(南罗得西亞)人民聯盟全國委員會主席。一九六三年八月，津巴布韋人民聯盟內部發生分裂，以西托萊為首的一派組成津巴布韋民族聯盟。西托萊擔任這個組織的主席。——編者注